

谈《菽园杂记》十五卷本

伍 跃

《菽园杂记》是明人陆容撰写的一部笔记体著作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及《明史·艺文志》均归入“子部小说家”类。陆容(1436—1494)，字文量，号式斋，南直隶太仓州人。陆容少有文名，学识渊博，与张泰、陆钺并号“娄东三凤”。成化二年(1466)中进士，官至浙江布政司右参政，罢官后乡居数年而卒。^①除《菽园杂记》外，陆容还著有《式斋集》三十八卷，以及《太仓志》、《水利集》等书。陆容的藏书较为丰富，其子陆伸曾以经、史、子、集分类编目，并请桑悦、祝允明、徐祯卿等人作序。

陆容生活于明中叶，历经正统、景泰、天顺、成化、弘治五朝。《菽园杂记》一书从政治、经济、士风、习俗等方面记述了成化、弘治时的社会状况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明人王鏊曾称赞此书为“本朝记事之书”第一，古今许多治明史者亦重视此书。

明中叶以后，该书流传最广的是十五卷本。嘉靖年间，陆仲燦、毛仲良校刻的十五卷本始行于世。清乾隆年间，四库馆臣根据鲍士恭进呈的明嘉靖刻本删削成“四库本”。嘉庆二十二年(1817)，常熟张海鹏在编辑《墨海金壶丛书》时，即据文澜阁四库全书本刻成《菽园杂记》。道光初年，金山钱熙祚得张氏《墨海金壶丛书》残版，补订为《守山阁丛书》，《菽园杂记》亦在其中。从此，《墨海金壶丛书》本和《守山阁丛书》本便成为该书的通行

版本。本世纪三十年代，商务印书馆曾据《墨海金壶丛书》本排印出版，并编入《丛书集成初编》。1985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佚之点校的十五卷本。^②这是《菽园杂记》一书的主要版本系统。^③

除此之外，传世的还有一种十五卷本。傅增湘先生在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八有如下记载：

“‘菽园杂记’十五卷。明陆容撰。存十一卷。明抄本。棉纸兰格，九行二十二字，钤有‘慧海堂藏书印’白文印。按：此书明太仓陆容文量撰。本十五卷，尚缺四卷。然其中各条有刊本所无者。殊足贵也。”实际上，这是一种丛书本。

笔者曾在北京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图书馆见到两部十五卷本《菽园杂记》，它们被收入明朱当泗编辑的《国朝典故》丛书卷73至83，卷68至71。北图所藏为一明末兰格抄本，十行二十字。北大藏本为明末刻本，白口，四周单边，十行二十字。这两部书与通行版本的前十一卷相比，个别条目在叙述上有详略不同之分，而且还增加了一些内容。惟北大藏刻本比较整齐，而北图藏抄本则稍显凌乱，脱字较多。但原书卷12至15（丛书卷68至71）与《蓬窗类记》相混，且更名为《蓬轩类记》。

这种十五卷本的源流，因资料缺乏，难以详考。明嘉靖刻本前陆仲橐、毛仲良所撰《序》称：“篁墩程氏作公传，其略曰：公当弘治初伏阁上疏，予方以言者去国。道中得其稿，读而叹曰，伟哉！……。”据明李东阳撰《故明大中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参政陆君墓表》记载：“弘治戊申（元年1488），上京师，上疏言太仓兵卫八事。”明颜籛编《年谱》云：“（弘治元年）四月夏，除兵部武选司。”由此可知，陆容“伏阁上疏”在弘治元年正月至四月间。另据《明史》卷二八六《文苑传》记载，程敏政“去国”是在弘治元年冬天。由上述资料推断，《菽园杂记》的部分书稿在弘治元年已开始流传。这一部分是否在以后发展成为朱氏辑本，而通行版本则是陆容该书的最后修订本呢？目前尚无法做

出结论。但有一点是明确的，即：朱氏辑本与通行版本分属不同的版本系统，各有其自己的祖本。

在内容基本一致的条目中，通行版本和朱氏辑本略有叙述上的差异。④如卷一记“犒师宁夏”事，通行版本作：“予奉命犒师宁夏，内府乙字库关领军士冬衣。”初读至此，疑“宁夏”二字后有脱文。朱氏辑本则作：“北虜南牧黄河之曲，上命彰武伯杨信将兵剿之。遂调大同、宣府、宁夏三镇精兵各三千为策应，如其军之数给内府冬衣，遣官犒之。予于是有宁夏之役。七月二日进内府乙字库关领。”不仅文通字顺，而且说明了犒师宁夏的原因及入库关领冬衣的日期。又如卷十记浙东地区“戏文子弟”事，通行版本云：“……，其膺为妇人者名粧旦，柔声缓步，作夹拜态，往往逼真。士大夫有志于正家者，宜峻拒而痛绝之”。朱氏辑本在“往往逼真”后，还有如下一段文字：“予每见之，为之慙愧，不能正视。然不肖者多婢之，甚至令妻妾为梳整者而又相望与通笑语，潜被污染者有之。”由此反映士大夫对戏剧的另一种态度。类似这样详略不一的情况尚有许多。至于朱氏辑本中的一些双行夹注，则明显是后人所为。如卷六记“本朝文臣封伯爵者”，朱氏辑本在该条后注云：“近正德末，都御史王守仁以讨江西逆濠功封新建伯，寻亦革。”陆容卒于弘治七年（1494），此段文字无疑是后人加上的。

朱氏辑本和通行版本的最大区别是：前者有四十个条目是后者前十一卷所没有的。⑤具体情况如下：

卷次 版本	一	二	三	四	五	六	七	八	九	十	十一	总计
通行版本	30	32	37	33	35	36	33	35	32	31	33	397
朱氏辑本	38	37	40	35	38	38	37	39	36	35	34	407

诚如傅增湘先生所云：朱氏辑本“其中各条有刊本所无者，殊足贵也。”试举三例为证。

卷一：“陕西驿站有打干之名。盖使客所过。日行数驿，多不支廩，以银折其值，犹京师云干礼也。”明代驿传制度规定，各处驿站对有资格使用驿传的过往官员人等，要免费提供食宿等项方便。考虑到陆容槁师宁夏路过陕西是在成化二年。那么，根据这一记载，至少在天顺、成化之际，陕西地区驿站对路过而不住宿的人员实行了以银代物的支应方法。这丰富了我们对于明中叶陕西地区社会状况的认识。同时，这一记载表明，成化末年北方地区夏秋两税的全面折银并不是孤立出现的偶然事件。

卷九：“苏之阊门一店家，专馆卖玉石回回。一回回寄财其家，去不复至。店家疑其无后，以其财营置产业，俄成富翁。及回回之子至，店家匿其财之数，其子不知虚实，欲质于官，无据也。乃量资路费而遣之。……”苏州是明代的经济发达地区之一；但对苏州繁荣的叙述多集中在明中叶晚期及明代后期。上述记载说明，成化末年时，西域商人来内地经商较为普遍，他们经营的商品大概以奢侈品为主。与此相适应，在苏州出现了“专馆卖玉石回回”的店家，即有固定服务对象的旅店。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我们的视野，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中叶苏州商业活动与城市生活的情况。（卷九所记多为成化二十一年事。是年，陆容丁父忧乡居。）

理学的发展在明中叶达到高峰，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在文人中几乎占据了统治地位。士大夫们“束书不观，游谈无根”。刻书方面的情况也是一样。余嘉锡先生在《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序》中指出：“明代士风习为妄诞，传刻古书奋笔涂改。至其末叶，书帕之本卤莽灭裂，又出坊本之下，故清儒谓明人刻书而书亡。”平心而论，明代刻书并不乏精上之品，因“刻书而书亡”亦不限于有明一代。但在整体上，明代刻书之劣是众所周知的。朱氏辑

本《菽园杂记》就是一例。书中明显的错字、脱字、衍文等，粗计共四百五十余处。特别是在卷九陆容指斥《周礼句解》乖误甚多的一段文字中，《国朝典故》丛书的刊刻者又造成了十余处错误，以致错上加错，倘不校勘则难以读通。这段文字仅存于朱氏辑本《菽园杂记》，原文如下（凡乖误之处在原字下方加一“·”号，并在原字后括号中改正）：⑥

“尝读《周礼注疏》，厌其太繁。后得《周礼集说》，颇爱之，然缺《地官》一策，惜其未为全书。近得《周礼句解》，乃先儒朱申周翰所辑，成化间陕西提学僉宪伍福天锡所刻板也，爱其简民时留左右以备考。按间有旧记一二，求之不得，乃取《周礼》本文校勘之，脱漏甚多。如《天官》脱《兽臣（医）》、《夏采》二十（十为衍文）条，共九十三字，又各条共漏一千一百五十四字。《地官》脱漏《诵词（训）》、《山虞》、《林衡》、《川衡》、《泽虞》、《掌梁（染）草》、《掌炭》、《掌茶》、《掌唇（蜃）》、《圉人》、《场人》，凡一十一条，共四百三十六（九）条，又各条共漏一千三百五十二字。《春官》脱《冢人》、《墓大夫》、《职丧》、《丧祝》、《诅祝》、《司巫》、《男巫》、《女巫》，凡八条，共五百一十三（四）字，又各条共漏一千五百六十三字。《夏官》脱《服不氏》，《射鸟氏》、《罗氏》、《掌畜》、《方相氏》、《隶仆》、《巫马》、《牧师》、《圉（圉）师》、《圉人》，凡十条，共三百一十（三十一）字，又各条共漏一千一百三十六字。《秋官》脱《罪隶》、《蛮隶》、《问（闽）隶》、《夷隶》、《貉隶》、《蜡氏》、《冥氏》、《庶氏》、《穴氏》、《翬氏》、《哲族氏》、《剪人（氏）》、《赤交（友）氏》、《蜎（蜎）氏》、《壶涿氏》、《庭氏》、《衔枚氏》、《伊耆氏》，凡八十（十八）条，共六百三十八（五百九十二）字，又各条共漏二千三百四十七字。《考工说（记）》脱《冶氏》、《鲍人》二条，共二百三十九（四十五）字，又各

条共漏三千七百九十七字。共计脱漏一万三千七百零七字。前人说九经字数，《周礼》字凡四万五千八百六字，今脱漏如许，决非原本缺文。意者伍公缮录之时，只知付托能书之人，更不问其贤否。彼偷薄山人，视此为不急之务，是以厌烦取捷，删节致此，彼特欲行其奸懒之计耳。负人之托，坏人之事，皆不顾也。由是观之，则凡整理文事，不宜但委才干之人，必须察其素有德者付之。庶能忠谋敬事，不负所托也。常欲求完本补之而未能，故记之以俟好古君子。”

《周礼集说》之《地官》部分亡于何时，已不可考。而成化间陕西所刻之《周礼句解》脱漏文字已占全书原有字数的三分之一，脱漏条目（五十一条）占全书现存条目的八分之一。这样一部重要的经书残缺不全，使人如何读起呢？根据这样一部残书做出的学问又有什么水平呢？所以，空浮的学风和如此不负责任的刻书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互为因果、互相影响的。更有甚者，《国朝典故》丛书的刊刻者又“奋笔涂改”，如将“《天官》脱《兽医》、《夏采》二条”刻作“二十条”，将《秋官》脱《罪隶》等十八条刻作“八十条”，将《考工记》刻作《考工说》。脱漏字数也是一笔糊涂帐。上文中原记载为：“共计脱漏一万三千七百零七字。”但据上文中各处统计相加后，实为一万三千五百七十八字。另外，《周礼句解》脱漏条目为五十一条，据上文统计，这五十一条为二千二百二十九字。若根据《周礼注疏》（中华书局影印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）计算，原书脱漏的五十一条为二千二百一十四字，倘再加上其余各处脱漏字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九，那么脱漏字总数又是一万三千五百六十三。不知是陆容原文如此，还是刊刻者信手为之。

总之，这种朱氏辑本的《菽园杂记》丰富了我们对此部著作的了解，并为我们提供了不少从未见过的很有价值的资料。即使是它的乖误之处，亦从另一角度加深了我们对明代文化的认识。

注:

①陆容传见《明史》卷二八六。

②该点校本以《墨海金壶丛书》本为底本，据明嘉靖刻本及《守山阁丛书》本校勘。

③在此版本系统内，还有一些删节本。如：《纪录汇编》中的七卷本，《今献汇言》、《说郛续》、《五朝小说》、《明六十家小说》中的一卷本等。

④以下引文，凡引自通行版本者皆据点校本，凡引自朱氏辑本者皆据北大藏明末刻本。

⑤通行版本卷三中有一条为朱氏辑本所无。

⑥文中错误据北图藏明抄本及《周礼注疏》（中华书局影印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）校正，恕不一一注明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

